

韓南澗年譜

韓酉山

著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韓
南
澗
年
譜

韓
酉
山
著



安
徽
教
育
出
版
社

圖書在版編目（CIP）數據

韓南澗年譜/韓西山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
2005. 6

ISBN 7 - 5336 - 4406 - 9

I. 韓... II. 韓... III. 韓南澗—年譜
IV. K825. 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5) 第 058819 號

特約編輯:許振軒 裝幀設計:袁 泉
出版發行: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躍進路1號)
網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經 銷:新華書店
排 版:安徽飛騰彩色制版有限責任公司
印 刷:合肥遠東印刷廠
開 本:880×1230 1/32
印 張:11.25
字 數:210 000
版 次: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
印 數:2 000
定 價:28.00 元

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系調換
電 話:(0551)2822632 郵 編:230063

韓元吉與司馬朝議書手迹

前

之旨 頓首上覆伏奉

手教欣霑情寒

台候萬福 明彩竹萌抽

既好慶但出倒里愧甚 仰中可

見惟之教否 書匣何學 身即為人免

去心官頂

面慶勿不空 之旨 頓首上覆

司馬朝議 元吉 上

同封



四三

高齊校讎誰作圖一時細書亦名儒

宋

宋

宋

細羅卷軸三千餘倍儒非真類迂愚
唯黃是正定不無虛文未學徒區區
識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館希石渠後
弗覽嗟行書借文偃武幸益証轉頭
城已丘墟炎冠履袖長局贖丹青寫
此猶不渝高鬟侍女曳紅裙兩雅帕
鞅立奚奴露琴涉羊傾酒壺藟縵
信宋歎不知畫手安用摹與乃送乃
脚自娛千年視之一秋歎君不見文
皇學士十八人謀獻事某功且瀛洲
舊圖應更真稱君身親為拂几塵

齊天保七年詔樊遜校定厚書
供皇太子遜典故那秀高靴和馬教

德許敬慈韓同實傳陳德古道子李漢
子勉長順景雅及單州主簿王九元水曹本
軍用子深等十人借邢子才親收諸家本
共刊定祕府祇錄於是五經諸史殆無遺
闕此圖之所以作也山谷所謂士大夫十二
復不范明州謂遠其半者必是矣至唐
已隔兩隋二代不知何自得其實歟隱歸
耶高氏起秦唐以兵力奮然敦尚儒風
立石經興學校序定尚書於涼風堂質任
義於春官意當時文士亦歛轡之改相傳
於圖書秋派及後裔文籍之餘况興御
覽之書雅作而無慈之聲已播於天下
不揀其三故余感而賦之云淳熙八年正
月庚申穎川韓元吉題



韓元吉與陸游、何侑等焦山題名

序

孔凡禮

一九五七年，我從北京隆福寺的舊書攤上，買到韓元吉（無咎）的《南澗甲乙稿》六冊，叢書集成本。我那時正在研究陸游，買此書是爲了研究的需要。

南宋初中期，文學巨匠陸游、范成大、楊萬里的作品進入成熟期，產生較大的影響，主要是從宋孝宗淳熙年間開始。韓元吉長陸游七歲、范成大八歲、楊萬里九歲，當南宋渡江之初，「文方日衰，蕩爲狂瀾，組織纖弱，各自謂賢」之際，他已「落筆天成，不事雕鏤，如先秦書，氣充力全」（《渭南文集》卷四一《祭韓無咎尚書文》），顯示出強大的實力。這種現象，從紹興末已開始。這種獨特作用，陸、范、楊均不能代替。

比陸游少六歲的朱熹，說韓元吉的詩文「盡和平有中原之舊，無南方啾嘶之音」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三九）。前者是說韓的作品表現了北宋承平時期的的大度厚重，後者則是說南宋初期作品的纖巧與局促。朱論可與陸論相互發明。

作家作品的流傳，有時有偶然因素。我看過不少宋人的別集，恕我放肆，有一

些確實不高明，然而，它竟完整地傳到了現在。而《南澗甲乙稿》則是另一種命運，它原為七〇卷，自《永樂大典》輯出時，才二二卷，不及原著三分之一。《宋史》也沒有《韓元吉傳》。不能不令人感到歷史的不公正。

韓西山先生的《韓南澗年譜》，歷史上第一次對韓元吉的生平和著述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，彌補了人們心目中的一種缺憾，是十分有意義的。

年譜質量的一个重要方面，是收輯全面。韓先生做了很好的工作，我不準備多說。年譜質量的另一個重要方面，是正訛辨誤。韓先生這方面的工作，十分出色。我舉兩個例子：

第一，紹興十九年，「秋後赴龍泉任」條，引《甲乙稿》卷一四《送連必達序》：「方爲簿於劍川」云云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六〇《南澗甲乙稿》條，《宋史翼》卷一四韓元吉本傳，均以爲此劍川乃南劍州（今福建南平）。韓先生詳考此前後韓元吉行實，據清光緒《處州府志》，確定此劍川即龍泉，屬今浙江。於是成爲定論。

第二，年譜紹興二十四年「是其子澆生」條。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二〇，韓澆《探梅》詩注謂「生於紹興三十年己卯」。我過去據此在兩篇文章中，引了方說。韓先生引《甲乙稿》卷一八《澆冠告廟文》謂乾道九年正月乙丑朔子澆「年登志學，爰以正旦，加以冠禮」。據此，則表明澆實生於紹興二十四年（一一五四）。這是第一手

材料，自應當遵從。這是韓先生的一項有重要意義的發現。方回所云，乃第二手資料。

類似的例子，還可以舉出不少。

韓先生的《韓南澗年譜》是繼《張孝祥年譜》之後的又一部力著，有功於宋代文學研究。我做爲同道，特在這裏向韓先生由衷地表示謝意和敬意。

二〇〇〇年五月於北京

編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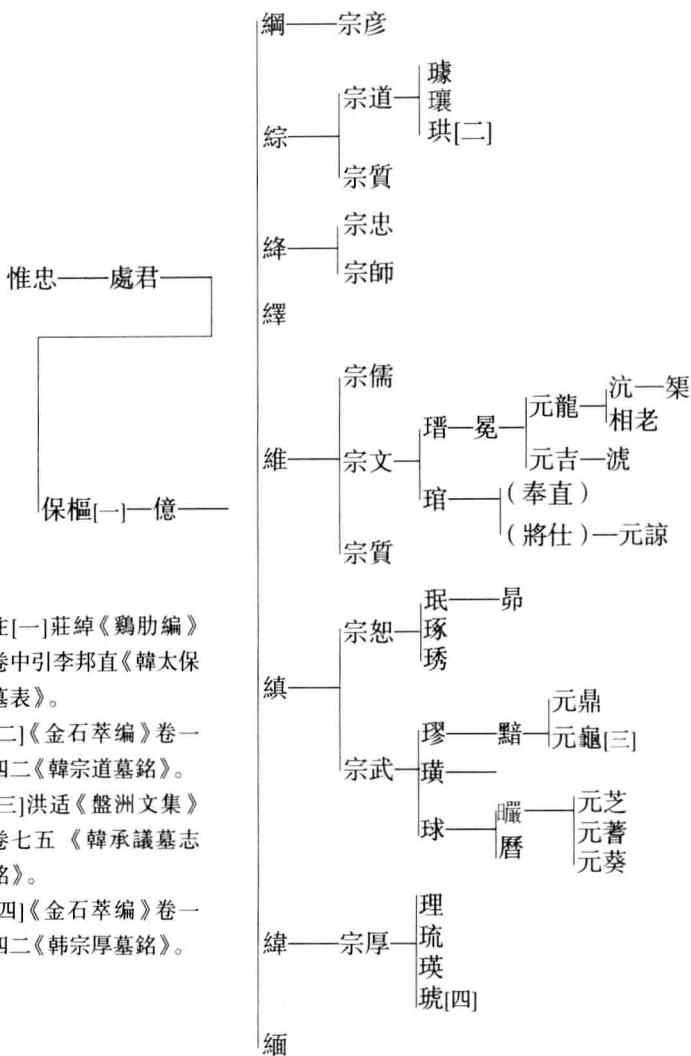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韓元吉，《宋史》無傳，行狀、墓誌不傳，文集亦非全璧，前人評詩衡文，鮮有論及，故其事迹湮沒不彰。本譜搜考所及，舉凡南宋可徵之文獻，如史籍、文集、方志、筆記之屬，涉及韓氏者，均細大不捐，斟酌採錄。期能集腋成裘，得窺全貌。

二、本譜分年記事，首列本年大事，以作譜主活動背景；次則譜主活動事目，皆以時間先後為序。有月日可考者，一律標出；無年月可考者，亦推定某一時期。

三、事目之下，為考證文字，所徵引文獻資料，均詳細注明出處，以便讀者稽考。

四、譜主詩文散佚甚多，孫星華輯得三篇，已附今本《南澗甲乙稿》後。為方便讀者，將樊貴明先生輯自《永樂大典》《四庫輯本別集拾遺》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十月版）及編者輯自其他典籍的佚文附於本譜之後。

桐陰韓氏世系



注[一]莊綽《鷄肋編》卷中引李邦直《韓太保墓表》。

[二]《金石萃編》卷一四二《韓宗道墓銘》。

[三]洪适《盤洲文集》卷七五《韓承議墓志銘》。

[四]《金石萃編》卷一四二《韓宗厚墓銘》。

目 録

序	孔凡禮	(一)
編例		(七)
桐陰韓氏世系		(九)
韓南澗年譜		(一)
附錄一 韓元吉詩文輯佚		(二九五)
附錄二 論文兩篇		(三〇八)
南澗詞漫談		(三〇八)
韓元吉若干事蹟補正		(三二六)
後記		(三三九)

韓南澗年譜

韓元吉，字無咎，晚號南澗翁。祖籍真定靈壽（今屬河北），其先徙開封雍丘（今河南杞縣），再徙潁昌（今河南許昌市），遂爲潁昌人。

韓元吉，《宋史》無傳。《宋史翼》卷一四《韓元吉傳》：「韓元吉字無咎，開封雍丘人。……徙居信州之上饒，所居之前有澗水，號南澗。」然元吉每自言爲潁昌、潁川或許昌人。

其五世祖韓億，《宋史》卷三一五有傳，稱「其先真定靈壽人，徙開封之雍丘」。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，卒謚「忠憲」。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卷四謂：「韓忠憲公罷政事，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事云：吾已無及，汝曹他日如少游言，爲鄉里善人，守墳墓亦足矣。康公既葬忠憲許昌，仕寢顯，一日歸省墓下，用王逸少故事，期六十即挂冠，以終公志，爲文自誓。元豐末，謫守鄧州，明年六十，乃具述前語，求致仕，章十上。是時裕陵眷康公未衰，苦留之，遣中使喻旨曰：先臣有知，見卿宣力國事，當亦必以爲然。康公猶請不已，乃就易許昌，曰：可以守墳墓矣。公不得已，拜命。未幾，再入爲相。」康公，即億之第三子絳，熙寧間兩次入相，封康國公（韓絳謫知鄧州，在熙寧四年，非元豐末，葉夢得誤記）。據此，韓氏徙居潁昌，至遲應自韓億始。

穎昌，因歷代建置沿革，名稱各異。北周於穎川置郡，隋廢，唐復置，改名穎川郡，尋復爲許州。宋曰許州許昌郡，後升爲穎昌府。即今之許昌市。

高祖韓維，哲宗朝官至門下侍郎。

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一八錄《南澗甲乙稿》謂「吏部尚書穎川韓元吉無咎撰，門下侍郎維之元孫」。《甲乙稿》卷一四《高祖宮師文編序》未署「玄孫具位某謹書」。維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後轉太子少師，故稱「宮師」。序中所述行實，均與韓維相合。《兩宋名賢小集》卷一六〇《南澗小集》作者小傳，清乾隆《江西通志》卷九六《韓元吉傳》以元吉爲韓維之子，誤。

維字持國，韓億之第五子。以門蔭入仕，歐陽修薦爲檢討，知太常禮院，通判涇州，召爲神宗藩邸記室參軍，進爲知制誥，知通進銀臺司。神宗即位，除龍圖閣直學士，遷翰林學士。知開封府，因與王安石論事不合，出知襄州，改許州，提舉嵩山崇福宮。哲宗朝，拜門下侍郎。以言者論罷，出知鄧州，改海州。後以太子少傅致仕，轉少師。紹聖中，坐元祐黨謫官。元符元年卒。有《南陽集》。《宋史》卷三一五有傳。

曾祖宗文，歷大理主簿，光祿丞，未試而卒。祖父初名璩，字君表，後更名璿，字公表。紹聖元年進士，官至朝奉大夫，穎昌通判，宣和三年卒。父冕，未仕，亦卒於宣和三年。

《宋史》韓維本傳不載子嗣，且子孫均無顯位，爲此，關於元吉弟兄的身世，在南宋時，即在諸多異說。如李心傳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一七六，紹興二十七年三月記賀允中薦其兄元

龍事，謂「元龍，宗道孫」，夾注：「宗道，仕至戶部侍郎」；又卷一八三，紹興二十九年八月記有詔令元吉「任滿赴行在」，謂「元吉，元龍弟」。李心傳發生兩點錯誤：第一，據《宋史》三一五《韓綜傳》記載，宗道乃韓綜之子，並非韓維之子；第二，元吉弟兄應是宗道的曾孫輩行，並非孫輩。

四庫本韓維《南陽集》附錄鮮于倬所作韓維行狀云：子宗儒、宗文、宗質；孫璫、□如璃□；曾孫晁、昱。

《四部叢刊續編》影印乾道本晁說之《嵩山文集》卷二〇《宋故韓公表墓誌銘》云：「有天下重望，忠於君不顧其身，而不以卿相爲富貴者，其唯少師韓公乎！有子宗文，未試而卒，以孝聞。有子璫，承忠孝之慶，少如成人，任將作監主簿，年八歲。及稍長，以恩勾當西京崇福宮。紹聖元年，以詩賦奏名禮部。上初親政策士，對曰：國家承平久，宜慮未形之禍，禍既未形，則非言之可示也。願慎此處原無「慎」字，夾注「今上御名」，是避孝宗嫌名，據四庫本《景迂生集》補其微，不在左右近習乎！主司忌之而喜其文，乃第諸甲戌（卷）之中。是時名璫字君表，後改璫，又以新令字公表。除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，辟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廳公事。丁父憂。復仕，當元符，建中靖國之間，君子相賀曰：吾時也，公表用爲正言，司諫則可，否則中秘書可。兩宰相有違言，卒以自禍也，知人才而棄之不用。公表乃通判保州，作娛山亭（堂）以自處焉，屬知無極縣嵩山晁說之爲之記。代選，乞管勾亳州明道宮，滿，始從吏部選，得通判宿州，受代，復乞管勾南京鴻慶宮，滿，復從吏部選，通判鄧州。嘗嘆曰：專城，則弱不能，顧

貳，能者亦可以少過矣乎！待次久，將行，朝廷除通判鄧州者，易公表穎昌府；待次，衆謂穎昌殆若韓氏之邑也，前後治聲踵武，爲之甚易亦甚難，公表則人無以譽毀之；受代，乞提點杭州洞霄宮。無幾何，詔悉罷庶官之領宮祠者。乃例至京師，甫數日，即還許，曰：吾將老矣。宣和三年春，小疾，遂以朝奉大夫致仕。時已築別第爲清靜之所，布裘事香火，杜門特不慶（廢）賦詩。閏五月甲子中夜，命其子冕曰：吾死求埋銘於冕以道，其斂以僧衣棺窆之制，以僧律出韻語六，非詩非銘，非搢紳學士之所與知者，又命律師頌戒，三稽首席右脅以卒，年五十有三。是年十有一月，冕亦卒。弟瑄以明年正月朔旦，葬公表及冕於靈井世墓之次。悉不敢忘遺令，俾說之銘。……惜也逝矣，餘亦何言哉！雖然，甚乎其詩之類也，珪璧合輝，肆遠之士，則曰似謝康樂，近則似韋蘇州，不知親其大父之自也，世德於是而在其可泯不傳乎！必有傍羅遠搜，以帙之者。母，江鄰幾舍人之女；妻，章丞相郇公之孫；二女，一既嫁而卒，一尚幼。章卒時，公表年三十歲，未有子，公卿多欲女之，公表不可。吾族兄無咎自視其女之才地，謂公表必不我辭。乃亦謝之曰：方有獨往之願也，不復納室，且人生當玉帛自陳，無用人幅之。」

四庫本韓維行狀訛脫甚多，其曾孫冕，似爲冕之誤。據瑄之墓銘，豈非瑄所出。

晁說之所作的墓銘，與元吉所言相合。《甲乙稿》卷十六《書許昌唱和集後》：「葉公爲許昌時，先大父貳府事，相得歡甚。大父以紹聖改元登第，對策廷中，有宜慮未形之禍之言，由是連蹇不得用。建中靖國初，幾用復已，凡四爲郡倅，秩滿輒丐宮祠，遂自許昌得請洞霄，以就休致。平生喜賦詩，一時士大夫之所推重，故晁景迂公以謂遠則似謝康樂，近則似韋蘇州。」